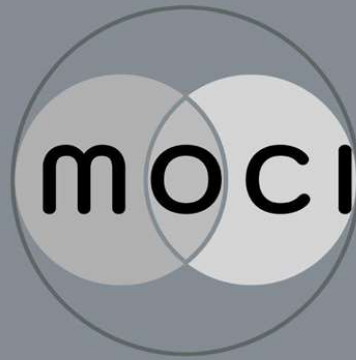


井边

# At the Well



By James Mahu | E2 : S1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

MOCI.life

# 井边

E2: S1

第一集：第二篇

---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[SovereignIntegral.org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org)

[WingMakers.com](http://WingMakers.com)

[JamesMahu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)

中文网站

[mocilife.cn](http://mocilife.cn)

[sovereignintegral.cn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cn)

[wingmakerschina.com](http://wingmakerschina.com)

[wingmakers.com.cn](http://wingmakers.com.cn)

[jamesmahu.com.cn](http://jamesmahu.com.cn)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英文

[mocilife.cn](http://mocilife.cn)

中文

中文版 1.0
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## 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# 井边

E2: S1

第一集：第二篇

那位女子和年轻人在桥上初见后，过了大约三周左右，他们再次相遇了。当时整个峡谷遭受着一场干旱，只有一口忠诚的深井，依然在持续的供水。那个地区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跋涉着来到这口井边。有些人步行，有些人坐马车。

那口井名叫巅峰，远近闻名。当年轻人背着个空水壶，终于到达井边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他在那逐渐变暗的夜色里，看见了那位女子，他们曾经共同探讨过远大话题，那些话题没有边界阻挡，也不是人类的发明。

他立刻忘了那口井，径直奔向女子。“是你吗？”他自己也发现，他的话音里充满了惊诧。

“应该就是我吧，”她说话时带着浅浅的笑意。

“你记得我吗？我们大约三周前在那个高桥上见过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你是来这里找水的吗？我...我发现你没带水壶...”他问到。

“我觉得，我是来找你的。”

“我本来是想去搞些水，我搞到后，可以分享给你。”

她再次点头，但这次还微微耸了耸肩。“我手臂有伤，那水桶太重，所以无法从井里打水。”

那年轻人仿佛被按下启动键一般，立马开始行动。他来到井边，用水桶从井里提水，并发现它确实挺沉重。他小心翼翼的灌满水壶，几乎滴水不漏，然后回到女子身旁。他拿着满载的水壶，摇晃着走过来，并一直在思考这次要问她些什么。

他决定让女子先喝第一口，便水壶递给她，但发觉那水壶太重，女子举不起来。“好，我替你拿着，”他提议到。

那女子双手捧起，男子就在她的人肉水杯里倒了些水，她立马全喝了，然后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

“谢谢你。我几乎忘了自己有多渴。”

“很荣幸，”年轻人说到。

女子就站在离他咫尺之遥，但在黑暗中，她的脸庞很模糊，几乎不可分辨。但年轻人记得她的声音，在那个晚上，声音就成了女子的全部身份。太阳已经落山，但依然在那玫瑰与淡橘黄色调的天幕中，留下一抹余晖。

男子坐下来，喝了一大口水。他喝完后，又示意着给女子加水，于是她有一次用双手合掌接水。

“我可以提问吗？”

她喝完水，目光和蔼的看着男子。“当然。”

“对你来说，这次人生中最关注的三件事是什么？”

她思考了良久，掂量着这个问题，暗自怀疑，自己到底是否知道答案。“我觉得，如果能归结成一个，那么我的答案如下：时空中存在着无限数量的生命形态，但没有任何一个能拥有跟我完全相同的世界观。现实维度的每个单元点都各不相同。我们就好比由很多点组成的球体，这些点无穷无尽，并不断扩展着。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点，都各不相同。话虽如此，如果我们能超越人类世代，超越物种，超越行星，超越宇宙，去想象一下我们共同的核心-回到那个滋生了所有一切的起源-如果我们能回到那里，回到我们现实维度的核心，我们就能找到自己的源头，在那个层面，我们是一个。”

她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然后将手放在大腿上。“对我来说，这是最有趣的事。我感到第二有趣的事是，不知为何，这个本该认知到的事实，竟然隐蔽着，没有被人类所理解。至于第三个...嗯，应该是我们怎样才能回忆起这个事实，并在时空内保持这个觉知。”

女子用双眸凝视年轻人，那仿佛在黄昏光线中闪烁的两个光球。

“你为什么说，这些是最有趣的事？”男子问到。

“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吗？”她吃惊的问。

他摆摆手。“不怎么感兴趣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各不相同，这个我能理解，”男子回答到。“但关于一体性那部分，我无法理解或看到。自从我们上次聊过之后，我一直在深思。试图想象我们的一体性。试图想象一切背后到底藏着什么。但我看不到，也感觉不到。仿佛那是...暗室里的雾气。”

女子微笑了。“呵呵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嗯，一体性更难被看到。我们需要引导祂进入自己的人生，因为祂通过我们而存活。但我们的想象力，也就是用来想象互联性的工具，已经被洗脑，只会想象分裂，不会想象互联。”

“那么，我怎样才能替换那个...那个被洗脑后的观点？”

“你要将自己人生中所有的片段，都看作是对互联性的同一个体现。”

“所有片段？”

“你早就获得了这个觉知。每个人都有觉察。每个人都知道，自己跟所有生命互联在一起。只是，分裂的洗脑导向，仿佛持续朝我们涌来的激流，在其中，我们很难保持这种觉知。我们孩童时就被洗脑，失去了这个觉知-这个关于我们互联性的感觉和认知。我们一旦失去这种觉知，想要再次找到并保持它，会需要一段艰难的历程。”

男子理解了一些，但似乎还有些隐约的疑问。“在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中，有个集体意识，似乎我们就活在集体中，作为群体，”他深情的说。“我们有家庭，工作团队，城市，州府，政治，社区活动，棕叫集会，我们有这么多群体来提供连接感。我们为何需要更多的互联？”

“因为在时空二元性中，我们活在以分裂为基础的现实维度里，所以才需要更多。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只要获得了本质上的互联感，就一定会得到本质上的分裂感。这两者是滋生其他所有二元性的起源。集体意识是主权个体跟积分整体之间的桥梁。在每个二元性之间都有个桥梁。关键是要跨越这个桥梁，不要停留在挂在桥梁两端的分裂镜像上。”

“你说，我们都知道自己跟所有生命互联在一起...为什么？”他带着疑问的表情问到。

“如果存在着例外，”女子回答，“整体就不会是互联的。离开了一体性，就没有整体。这很显然，对吧？”

虽然很昏暗，他能看到女子在点头，但他知道这是个设问。

“我们活在能量的海洋里，”女子继续说。“所有这些能量组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存在体。这个存在体在二元性中活着并运动，因为二元性连接着个体和整体。在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中，集体既是分裂点，也是融合点，所以是个桥梁。这桥梁的两端就是两个不同的现实维度。一端是单个的一生，个体的现实维度；另一端是整体性的互联现实维度。处于两者之间的就是群体内的主权个体。群体内的主权个体意识，就是在人类世界里创造分裂的建筑师，同时也是个体和整体之间的桥梁。”

“为什么是桥梁？”男子问。

女子清了清嗓子。“这里有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位女性行为艺术家。她突发奇想，决定了解一幅画在美术馆里被鉴赏时的感受。于是她在一个美术馆场景里，为自己安排了位置，用胶带和挂钩把自己挂在墙上。”

“她站在一个大约离地面 4 英尺高的小柱子上。因为那柱子很窄，所以她被捆绑在上面。总之，她被安排成了墙壁上的一幅画，甚至还有块标牌，写着她是什么，由什么材料组成，她的标题...”

“标牌怎么说？”男子问到。

“*皮肤覆盖的灵魂，65 英寸 x 21 英寸，碳...等等*，但我的要点是，她奉献了自我，成为了看客和被看物这两

个世界之间的桥梁。在这里例子里，就是一幅画与它的人类看客。”

“那么她得到了什么结论？”

“几分钟内，人们就开始品评她，触摸她，搔她的脚，用物件戳她的双腿，骂她，总体来讲，对她来说，那是个悲惨的体验。所以，她的教训是，自己无法模拟墙上的一幅画。她最多只是面镜子。如果是一幅成功的画，它能将人们引入一个从未被看到过的世界里。但一面镜子，只能投射已经存在的世界。”

男子将手举在空中。“这个故事是对我那个提问的回答吗？我问的是，那个被你称为集体意识的部分，为什么是个体和整体之间的桥梁？”

“意识是我们的核心。人类是我们的表皮。意识是个体，主权个体。意识也是集体，是存在于一个物种中的某个群体内的主权个体。意识也是整体，是所有时空内的所有事物和人。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包括分裂以及处于分裂之内的所有一切。主权积分体是个体和整体，但当主权积分体生活在时空二元性内的人类现实维度里时，以集体意识的形式存在。这时的主权积分体既不是主权个体，也不是积分整体，而是以一个人，或一匹豪猪，或一头鲸鱼，或一棵橡树，或一只蜜蜂的形式活着。这时的主权积分体就变成了这些具体的物质性体现。”

“当主权积分体进入这种状态时，会失去主权积分体的记忆，主权积分体会安住在这个现实维度的核心点，静静的照看。主权积分体在观察这个分裂的现实维度。也会寻找机会进入主权自我正在演绎中的人类现实维度，目的是轻推这个人类身份，变成连接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。”

“也可以说，正是这个集体意识，也就是这个活在群体限制内的主权个体，介绍个体和整体相遇，并允许个体和整体在主权个体领域内建立互联。这个过程完成后，这些人就能获得主权积分体的身份认知，他们的行为也自然而然的与互联性对齐。他们不会再把分裂看成较低级的现实维度，并拒绝分裂，而开始把分裂看作被造物 and 源头之间的桥梁。”

男子举起手说。“如果那位扮演绘画的女子确实是面镜子，这个故事跟桥梁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镜子代表当下。镜子只能投射当下的形象。镜面没有想象力。镜面感觉不到未来。缺乏对未来发展的关注和期待。相反，绘画则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它没有界限。它能描绘我们的梦想。”

“桥梁也是如此，它是从我们摆脱现实之镜后释放出来的梦想。”

女子静了一会儿，又把双手做成水杯状，示意再要些水。男子因为没能主动倒水而表示了歉意。他从水壶里小心翼翼的倒了些水给她，自己也喝了一小口。

“能量就是意识，就是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我们都是这个意识能量的组成单元。但我们也被恩准获得个体主权。我们能拥有独自的现实维度，能用自由意志创造属于自己的现实世界。”

“你说的貌似有道理...”男子承认到。“难道你是说，针对所有那些邪恶或坏事或丑恶或不公平，也能通过挥动

这个叫做想象力的魔棒，瞬间获得新的眼光，将这些都看成是整体的一部分，都是互联着的，这还是有些难理解。“他怀疑的耸了耸肩。

“为什么不能理解？”

“因为，如果我将邪恶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在肯定邪恶。就是在为邪恶辩护。那岂不是会在我们的现实维度中为邪恶让出更多的地盘儿？”

“我们来这里，是为了体验一个无穷无尽的表达舞台，我们被赐予自由意志，用来在这个世界里创造现实。如果这个世界能不再聚焦于分裂，而是看到互联，就可以在这两个基本力量之间建立更良好的平衡。”

女子停了一会儿，又说。“你说得对，那些被打上了邪恶或坏事标签的能量，也都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，但迄今为止，却一直都浸泡在时空二元性内充满无明和淤泥的浊水里，因而采纳了分裂。因为，求生存的危机总是比互联性更紧迫，更强有力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越是用道德的标杆指责并抵触邪恶，反而会为它赋能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我的见解。邪恶源于分裂。人类如果能更多的认识到自己跟生命的互联性，邪恶就会相应的退回到一种同等程度的平衡状态，变得不那么强大和突出。届时，邪恶将只会带来些不适感，虽然有时还会狠咬一口，但那刺伤感会瞬间消退，所以更容易被放下并得到宽恕。”

“在你看来，这听起来不合乎逻辑吗？”

“合理...不过，爱和善意怎么说。如你所说，善与恶存在于对等的平衡，那如果邪恶被带入一种沉稳的平衡内，爱和善意岂不是也相应的减弱？”

“你又在做出假设，认为互联是善，分裂是恶。而我的意思是，一些墙壁把互联和分裂这两种本质存在分隔开来，这些墙壁必须被拆除。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个，如果两者分开，就会让我们变得迷惑，并活在无明中。”

“总之，互联与分裂的统一体，在时空二元性内的，可以被比作是一辆车，而所有在时空内的显化结果的集合，就是这辆车的驾驶员。驾驶员如果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，就会朝着互联方向驾车。如果处于不和谐状态，就会朝着分裂方向驾车。”

“可以试着想象，”女子继续说。“我们拥有表里两个身份，里是核心层面的身份，表是外层表面的身份。我们是住在同一个身体内的两个不同生灵。我们核心层面的身份是意识，表层的身份则是人类-由身体，脑，心，人格和潜意识组成。我们的核心身份，也就是意识，连接着一个能量场，这个能量场是一切存在的力量源泉。而我们的表面身份，也就是人类，则连接着分裂基调的文化。”

“这两个身份，组成了二元对立的基础，其他所有二元性都来源于这个对立关系。这个本质上的二元对立，就是我们的现实维度。这个本质上的对立，已经非常牢固的深深整合在我们的现实维度里，所以我们甚至无法觉察到它。活在同一个身体内的表里两个生灵，需要成为合伙人。他俩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合作途径，找到



一颗引导互联方向的北极星。他俩需要了解到，就是这种分裂的文化，削弱了他们的想象力，让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其实是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一部分。”

“这种削弱带给他们的是，依赖性，评判，焦虑和挣扎，让他们忘记，自己一直还拥有另一个，本来有能力拯救他们的身份，叫做意识。”

“本来拯救他们...”

“依然有能力拯救他们...”

“将会拯救他们...”

“已经拯救了他们。”

男子注视着远方，陷入沉思。后来仿佛突然惊醒。“意识怎么拯救他们？意识怎么会有拯救什么的力量？意识不是物质。”

“意识是统一场的一部分，”女子回答。“整体能量在统一中生机勃勃，在统一中运作，在统一中拥有自己的现实维度。整体现实维度涵盖着我们的人类现实维度，人类现实维度的核心是时空内的一个当下。”

“你说的涵盖...是什么意思？”男子问。

“意识维度的现实，就是那个统一场，是力量的所在。人可以把这个力量带进人类现实维度之内，既可以用来促进对互联的理解，也可以用来促进对分裂的理解。前者奔向主权积分体的扩展，后者以自我为中心，聚焦在只能强化并鼓励分裂的人类个体层面。”

“这两者在外表层面的关系是对立，但核心层面的关系是统一。好比呼吸。呼吸有自然的节奏，不需要思考，意图，技术或努力。吸气跟呼气各有功效，方向截然相反，但目的一致，就是保持我们活命。如果没有呼与吸的对立统一，我们会逝去。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包裹着呼吸这个行为，也包裹着所有一切，这就是意识的本质。意识不是一个被创造或赢得的选择，而是一种现实。”

“那么你是说，我们活在多重现实维度之中，但其中只有一个是真的？”男子问到。

“是的。”女子叹了口气，坐在环绕着那口井的奶油色石灰岩上。“当我们建立某种关系，就会创造出连带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连带感会淡化两者之间的不同点，在关系中共享的时间和经历，会成为共识的原料，而共识会强化连带感。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就是人类现实维度的命运伙伴，两者在时空内的对立统一关系，源于互联和分裂这对本质性二元对立。”（译注：既相互依赖，也彼此独立，在时空内看起来相互分裂，也隐含着联系。）每个物种都与自己的现实以及统一的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关系。

“每个物种，都与自己的现实以及统一现实之间，保持着独特的关系。这种关系镌刻在 DNA 之内。当个体成为某个物种的一员，就会学习生存技能，并因为学会了求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体。在我们人类的案例中，成为一个分裂的个体。这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唯一关系是：二元性。”

“我们每个人都通过时空二元性，学会作为一个主权积分体，如何在二元力量中求生存。在这个旅途中的某个环节，我们都希望能增强互联的核心现实维度，弱化分裂的表面现实维度。这种渴望会成为一个有意的选择。如果个体做出了这个选择，就能带来心和脑的连接，通过这个共同目标将两者融合在一起。完成这种融合后，我们创造的体现就能推动互联，会成为统一的表现者。”

男子转头看着女子，显得有些不屑一顾。“难道你认为，人们真的想要理解如此...如此抽象的内容吗？你分享的这些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都无关紧要。也许你说的对，表和里确实是同一个存在，但每个人的生活中，最需要关注的还是这个表层，否则，我们本就艰难而充满压力的境况...只会变得越发不堪。”

“表里一体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”女子回答。“只是还没有人告诉我们，如何认知到自己这个核心现实维度与表面现实维度组成的统一体，并在每个人生中活出这种统一状态。如果能做到这样，表面现实维度就会投射出藏在我们核心处的现实维度。在我们的核心处，居住着那个最要紧的存在，在那里，我们立刻就是主权个体，同时也是积分整体。”

“但我们那些老师，乃至整个社会，都一直在给我们洗脑，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罪，或即使不是罪人，内在深处也只是住着野兽，别无长物。你却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核心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如何证实我们的核心本质，并跟那些洗脑内容不同？”

“我们的核心，是个意识，活在一个生灵内。但我们从未见过，从未听说过，从未了解过，从未觉察到或记起过这个生灵。所以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生灵是什么-”

“稍等一下，”男子打断她的话。“你为什么总是称之为生灵？你用这个词语来描述，让我们的核心听起来显得很危险。”

“生灵只是我借用的词汇，因为这个词带有不可分类的涵义。有时，我只是把我们这个核心称为，东西，但这个词用来指代一个有生命的智能不太合适，对吧？居住在我们核心处的那个东西，不仅生机勃勃，还充满智慧。只是，这个东西里的每个粒子，都跟我们这个表面现实维度完全不同。嗯，就好比一个住在整体性和统一性世界里的主权身份，进入时空二元性时，为了集中注意力体验表层现实维度，而自愿抹掉了这个主权身份的记忆。”

“生灵也是个不错的词，代表着自由，还隐含着自由带来的不可预测感。野生的生灵跟驯养的生灵不一样。表层现实维度总是设法驯养我们的核心。想要令其校准人性。我们那个住在核心处的部分，既是主权个体，也是积分整体，是个未被驯养的生灵，因为那种意志来自另一个现实维度，也就是互联的现实维度。”

“也可以说，那是个野兽。但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不是可见的身体。理由很简单，谁有能力看见包含一切的整体呢？要看见这个，必须站在外面，但如果你能站在外面，就意味着不再是整体的一部分—因为整体的定义是包含一切。那只能说明，你创造了一个新世界，并活在其中。”

“我还是不喜欢生灵一词。”

“那么，你推荐一个更好的词。”

“你是说，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，也就是个体和整体，组成了我们的核心。”

女子点头。

“那为何不把这个核心叫做主权积分体？”

“感觉拗口...”她低声开口点评。

“那，就缩写成索引（SI），”男子建议到。

“如果这能帮助你理解，我同意你的提议。”

“我感到有帮助。这能让我感到，我们已经从诗意进化到哲学领域。因为我不具备诗人的眼光。”

“那么，就叫索引。”女子让步了，随即继续说到。“这个索引，是我们在整个人生中，从未体验过的意识状态。就好比我们此生一直活在深深的洞穴里，现在第一次走了出来，并发现自己突然翱翔在九霄云外。在这两个现实维度之间，一定无法找到任何可见的关联。”

“人类体验和索引体验之间的区别，比这个例子还要悬殊得多。索引本身是个独特的物种。各种灵性体验，出体神游，毒品带来的幻觉，以及清醒梦，都依然发生在人类创造出来的其他维度之内。这些现实维度是各个物种的独特体验，能带来一些见解，让我们感受到，确实存在着如此这般丰富多彩的不同次元的现实场景。但索引拥有独特的现实维度，并且这些现实维度跟任何时空二元性内的人类现实构造都毫无瓜葛。”

“我竭力想说的是，我们体现在时空二元性时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因此，我们无法活出真正的自己。如果我们能处于心和脑之间那个平衡点，所有人就都能理解这个真相。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相互慈悲。这样，我们就能理解到，互联和分裂是我们自愿想玩的二元性游戏，而分裂是玩这个游戏的唯一途径。于是我们从单个细胞一分为二，四分为十六，并继续反复的分裂...”

“在集体意识之内，也就是社会群体或群体联盟之内，我们跟群体外的个体产生分裂，分裂繁衍冲突，冲突又催生出教训和意义，这些都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学习和理解。所有进入这个维度的生命体，都知道这是生命的本质环节。在初起时，所有个体都拥有一个崭新的白板，一个生机勃勃的核心，一个由持续增强的稠密感组成的标配环境，以及一个为了操控民众而开发的潜在程序。”

“不过，也正是这些配置，催化了个体对分裂的学习和理解。通过这个过程，个体认识到，最终，分裂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，促进人类学会体现一种互联感觉，在其中与分裂和平共处。这个时空二元性内的合作实验，即将发生，只是还没有人知道具体会如何发生，以及何时能发生。”

女子停下来，示意再要些水，于是男子给她倒了些。

女子喝完水后，点头表示谢意。“住这样的高原，”她说到，“...要适应这稀薄的空气，确实需要很多年的时日，但总有一天能适应。不过，如果说话太多，还是会口干舌燥。这里太干燥。这一点总是无法适应。”

男子点头表示理解，然后露出了困惑表情。“如果索引是个跟我们不同的物种，并且在时空二元性内，索引

的现实维度跟我们的现实维度不同，但两者之间没有交集吗？”

女子点头到。“这个提问很好。回答是肯定的，不同现实维度之间总是存在着交集。在一些特定的节点处，存在着不同物种现实维度之间的重叠区。交集一定存在，若非如此，将万物囊括在一起的整体就无从存在。”

“那具体是什么？”男子期待的问到。

“嗯嗯...”女子嘟囔到。“即使我能指给你，你也看不见，所以不要太期待。”她闭上了双眼，变得静如止水。“现实维度内的每一个点，都拥有不同的交集位置。交集不只一个。交集无穷无尽。最接近交集的，一直是情感和感觉，还有用想象力描绘互联的愿景。此外，还需要一种觉察，知道我们的想象力具有驾驭感觉和思维的能力，能成为搜寻交集的探照灯。”

“我们倾向于收集索引的碎片，并在这个世界里重构索引图，然后指着这个重构成果，以为其他所有人也都应该看见，相信，崇拜并奉承这个，我们描绘的索引形象。但其实，我们收集的这些片段，无法重现完整的索引。”她突然伸展双臂说。“完整的索引，不可能进入时空二元性世界，正如人类不可能进入草履虫的房子。”

她说完，睁开了眼。“你明白吗？”

“可能理解了一些...至少比之前多了些理解。”

他叹了口气。“你说的是，每个物种都拥有独自的现实维度，甚至还拥有独自的梦境世界，情感世界以及思维世界？所有这些异次元维度各不相同，遍布宇宙各处？怎样的大脑...才能理解这样的范畴？”他无可置信的缓缓摇头。

“确实不能，这就是我的要点。”

“那么，根本不用尝试？这就是答案？”

“如果我们一直追逐索引的影子，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交点，就会在自己的现实维度里，像乒乓球一样乱窜并四处碰壁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还是有责任尽最大努力想象并体验索引。这样做，可以把索引从我们的核心处吸引出来，将其体现在表层现实维度中。我认为，话语是最简单的体现方式。”

“那么，话语就成了证据...”男子说这话时，仿佛希望之火被浇灭了。

“话语蕴含着力量。话语能连接我们和那个能量场。从我们核心处涌出来的语言，不同于来自表面维度的语言。表面维度的话语来自集体意识。话语既可以引导我们奔向扩展，也能引导我们奔向个体人性和分裂。但话语具有导航功能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”

“我感觉你的话语并不是来自核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核心是所有一切的起源点。一切都从那个点出发，朝向四周滋生，最终到达有形的表层。核心是个单点。”

所以，表层很大，核心应该很...小。但你的话感觉不太小。我感到，你这些话远远大于我在街上或职场或餐桌上的任何听闻。”

“但你要知道，核心把我们每个人互联于整体。核心不小。核心是整体，是一切。”

“那么...证据到底是什么？”男子问到。

“所有人都想要证据，”女子摊开手大声抱怨，“仿佛证据应该简单的呈现在他们眼前！人人希望证据应该显而易见。希望每次照镜子就能看到。认为证据应该在生命的每个转角处等待着昭示自己。但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证据也不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出现。那个东西，或生灵，或不可知的整体，或索引，按照设计原理，在一个与之分裂的世界内，就应该隐藏着，就应该保持未知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源头，我们因共识而共鸣。”

“但如果没有证据...我们只不过是信者，”男子摇着头说。“信者总会因信仰而痴迷，不断寻求得到确证，证明宇宙，或生灵...或索引，确实在聆听他们的祈祷。如果神佛真的存在，暂且叫做上帝，那我们如果不许愿，会显得很愚蠢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你说的有些道理，”女子的回答让年轻人感到意外。“但所谓神佛，其实就是我先前提到过的统一场，那个可以通过我们的核心连接到的能量场。我们连接核心的方法，是通过心脑融合，将这种互联带入表层，带入我们人类身份居住的现实维度。在时空二元性内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证据。我们创造出来的体现，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证据，这个证据也属于所有人都活在其中的统一场。

男子转头，目光深邃的看着别处，仿佛在寻找新的远方。“我们为何还需要如此处心积虑，不断从自己的内在核心维度挖掘这些话？难道前人没有无数次挖掘过吗？我们为何还需要再次分享这些话语，行为，甚至思想和感觉？为什么？”

女子感觉到了他的不解，但只是微笑。“在未来一百年，或一千年，或一万年内。将会有很多人去挖掘这些体现，并通过各自喜好的方式，将其呈现在他们那个时空的媒体上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你也看到了，媒体在改变，信息内容与之俱进。我们的意识在进化，信息也随之进化。统一体维度是如此，分裂维度也是如此。只要时空二元性存在，媒体和信息的变革就会存在。”

“画家，诗人，作家，科学家，哲学家，知识分子，都会不断涌现。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只要有人选择分裂，就会为选择互联的人提供动机，想再次回到这里。反之则反。这些都是一场大规模对舞，舞伴是这两个本质性二元对立要素，也是他们通过某个物种体现自己的途径。”

“这确实显得过于本质，”男子说。“我是说...我的一份部分，能理解你的话。但另一个我，也许是更主流的我，正在对着我摆手：不要被这类抽象事物吸引。这毫无用处，你不需要这些。”

“那你就照做，”女子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该走开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那个渴望这些的我也在。这个我希望理解这些内容。毕竟，到底将要发生什么，为什么发生，对我有什么影响，如果能知道这些，能为我带来巨大的释怀。这是否有道理？”

他那期待的目光，在昏暗中闪烁。

“我发现，这些石头如我想的一样坚硬。”女子微笑到。

女子指着矗立在远处的一个模糊物体，说到。“我们去那棵松下坐坐，享受一下那里的松针软垫吧。我想在那里回答你的问话。”

(完)

